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一上

詳校官編修_臣溫汝造

員外郎_臣牛裕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裴謙

謄錄監生_臣倪時慶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二十一上

元 陶宗儀 撰

青箱雜記

吳處厚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
事天書荇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
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公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

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交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乎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煜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若問左

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哉煜應聲曰吾與點也

煜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煜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為五更三言點緩也煜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啟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

六合為家為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盡乾坤
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
大悅遂擢為第一人

世傳潘閭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
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
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十年
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
非卧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世譏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
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
所以免於亂世盖天幸耳石晉之末與遼結釁懼無敢
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
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
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逐

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為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遼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而法官尤甚
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
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
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
蒸餅為炊餅亦此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
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日孔

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而退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邢昺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微道咸出其間

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為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

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
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邀男名滿即呼韋邀作父滿
韋全男女名插娘即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即
呼庶作父睡妻作嬌睡

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
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
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
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

又蜀有痰市而間日一集如痰瘡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朝巨公呂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皆有人倫之鑒故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斯言信矣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

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
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即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即遷擢
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

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
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曰
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
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
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

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
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
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
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
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
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
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朝廟供應則忌麓野朝嘑至於村
歌社舞則又喜焉茲亦與文章相類晏元獻公雖起田

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
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
諳富貴者故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綿繡而唯說其
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
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
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
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合錄

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
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搵肩
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
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竈眼暗似籠烟宴坐
羸凭几乘騎困鞦韆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
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
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衣袖慵揔擡舉衣頻換
扶持藥屨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

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
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
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裘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
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
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心驚
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狄摧脛似飽鴈觀瞻多
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

杖寧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
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
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
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
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齟齬食頻
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
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埒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
感桑榆日當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左氏傳曰魏大名也故魏府號大名府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為傑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

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憇者
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
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遠上人西遊云
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江行晚泊云嶺暮春猿急江
寒白鳥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
塘贈陳六府云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香淺
水生井窈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
髭長送選客云浪經蛟浦濶山入鬼門寒經緣公舊寺

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峯塞上云河水堅度馬塞雪
密藏鵬喜長公至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
多年不道姓幾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
定石沉雲上翰林楊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
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
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
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
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

遠移牀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
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
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
長河去鳥平宿肇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迴霜落石門深
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迴雲盡漢山孤濠梁夜泊云
夜間潮動舸秋迴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落風中盡虫
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雲繞旂早行
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斷虫聲出峯迴

鶴影沉書韓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
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遥霜月低觀宴鄉老云海
鷗聽舜樂山鬼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狎夜禪
移塚狐晚夏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
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梵容
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太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
和白雲詩夕懷汪白詩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
贈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助至云樓

中天婁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岡舍迥雁過
渚田遙送人牧榮州云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春申
道中云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
髮亂崑溜濺碁寒栖霞寺云境間僧渡水雲盡鶴盤空
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斜楊秘監池上云
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碁濕風
長枕簟寒塞下云離磧雁衝雪渡河人上水寄白閣能
上人云夜梵通雲竇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雙

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陽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
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賀劉舍
人云日纓黃道迴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
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雁行沈古戍鵬影轉寒沙送僧
歸天台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陳搏舊居云亂
水僧頻過草林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
月伴琴維邢道中云馬渡水河濶鵬盤噴日高國清寺
秋居云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書平上人山房云松

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景鳳
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袖添泉月入瓶昇
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暝鶴棲金
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
劉參幽居云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
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鷺書矯方屋壁云圭竇先知曉
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疎寒析雲濤閃畫
旂宿齋上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冠

官贊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
上濶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狎下聽
琴送孫荊州云畫鷁浮秋浪金鐃響夕雲江城晚望云
丹楓映郭迥綠嶼冒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
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入雲吹
畫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傅山莊
云圍碁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宮中詞云井寒春氣碧樓
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

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云古戍生煙直平
沙落日遲嗣上人云拂石雲離筵嘗茶月入鐺舟行云
遠嶼迎檣出寒林帶岸廻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
夜月隨筇馬蟻淮亭云路橫崗燒斷風轉浦帆斜上殿
前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旗閒虎繞竿高誣書齋云品
畫逢名嶽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雲陰移漢塞石色入
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遙羣馬小天濶一鵬平范容園池
云江花凌霰老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

射鵰天高畧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
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霑車

冷齋夜話

釋惠洪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
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
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為五斗米屈
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郭偶有羨于華軒
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
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

有以答之者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桹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

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
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
亦愜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
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
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
微陽比遠燒也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

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
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點挾以布橐橐黔
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
金珠也予惟知其迂濶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
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
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
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而去趙閱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為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王荊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

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雷一聲山水綠勢音與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滑世俗為雨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

親酒盞踈世以為睡起茶多酒盞踈多如此類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
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閒景象
摩挲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為硯閒砧坐當床人以為巧

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
為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對人作詩曰殘
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
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
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
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
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為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

倣此為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胆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
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
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
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
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
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

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
吾師十四字號耳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煙
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
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卧玉
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
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

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
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
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
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
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
賦荆公不應耳予曰看楞嚴經亦曰於看橫陳事味

如嚼蠟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
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
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縹緲成白雪桑重
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
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
果具藥中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
笑笑何人世以為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

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
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
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
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為魯直所稱賞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餠者從乞一錢餠與之
即就買餠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
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

也甜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
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
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
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
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
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

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耶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癸辛雜識

周密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記載之以為談柄近者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為不可久留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軍卒輦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鞵一屋不足多也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

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克作
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
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
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
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
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
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劉胡面黝黑似漆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
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
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穰鬼江南人畏桓康以
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貼床壁
無不立愈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
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
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

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桐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

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間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覩阿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

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開元中明皇與申天

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
差我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
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
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葉法
善而有過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為
游廣陵非潞州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
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

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千里為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為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雇一婢來厯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僧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為仙

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為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此類也耶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此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
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指曰姑遊廣愛寺僕又
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為之撫掌吳山
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
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
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載仁宗晚年不豫
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

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
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
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
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
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
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之曰迎恩皆
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簡槩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荊公其後盛行淳熙

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板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薄紙書用簡板繳達合則緘還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課習以為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中因對首言之有文藁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為軒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還或別以他

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則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槧蓋自古所無也

或云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冑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

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昏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名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

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為異也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弊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伴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

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
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
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政府寢寢乎大用矣適
誕辰客有獻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
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強刑鼎豈堪金
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
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

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出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辨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麥麵為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麴為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一作麴又作麥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秋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

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麴則溫，麴則熱，麴則冷。

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余為國局嘗祠腊，充奉禮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背間，一時

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為監察御史所劾王
明清玉炤志載元符間有大學博士論奏云自米冠冤
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括宗顧宰
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閒慢差遣遂改端王
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
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長曰渙次
曰汗曰水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

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宥蓋
悉從六其後道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
定宥讀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後為京
僉宥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
贓敗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
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密之章密字皆從虫相傳

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所以重之蜜章
然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
印加榮於蜜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
王崇術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作孫奭謚
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弟子書密
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為孰是豈古字可通用或
他別有所出也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

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
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為
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諉我我
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為我養母終其身
則吾死為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尚書知
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其實
不殺人殺人某者亦甲也張駭異使覓其說曰甲已殺
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為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

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聞而吏賕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鏐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舍悉遭

筆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踈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龔後為許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
耒之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
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
題其首曰墨莊漫錄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
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
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毘陵一士人姓常為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
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
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
此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
忿濟以邪說力引僣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
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

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
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

和這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

俗呼為潑撒太尉

一日坐宮門見釘校

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
技也公乃悞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一銅漏

俗呼
骨路

者耳聞者大笑之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
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
鑠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
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

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人貢莫知所之裴子野云漢潁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嘗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為氍毹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

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
慚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
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于葉一百
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
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

秦末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駁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負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

之偽為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
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為怪誕殊悞
後之學者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
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
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
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

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鄧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

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文語好事者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觥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

許洛兩黨崔鷄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
秀方叔皆己亥生竝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
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
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
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
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
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

二字類顏魯公祭侄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瓶罌
濟南為郡在厯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
瀑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
皆為厯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瀑
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西京進花自李廸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鮓之奠蓴生於春至
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

菜蓴羹鱸膾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吳中魚市以斛計

一斗為二觔半

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

一斗霜鱗換濁醪云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即稱觔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論觔土風不可革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

介甫詩時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

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贋廣韻及字書云贋五宴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鏡真贋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

鏡鼎魯以其贗往齊曰雁也魯曰真也古乃以雁為贗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雁人必笑也

予少年在湘陽會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深涼颼城壓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為鮮雲蓋前人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槩舉學為文者不可不成誦也

龍川別志

蘇轍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
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
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
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
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
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
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

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

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

夢所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
嬪遂極富貴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
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
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其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
偶在馳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
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王者上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

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
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
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
事亦可耳惟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
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
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
十萬為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其所願不滿和
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為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

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為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

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大甬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顰蹙曰

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為公道此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言曰水到魚行

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廸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侈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

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士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叅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

譽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
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
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
臣恣為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
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
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輕
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
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

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疎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為諫官極言不

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
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振懾君實曰兵之
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
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
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
曰君但見慶厯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
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刺膀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
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刺膀為信

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言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嘗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言

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為從來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熏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穀米大積分遣寄居間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募民

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出納守
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塲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
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胥所
在手書酒災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
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堪為
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
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為公憂之公連上章懇
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藥市五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臨堦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為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鉢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杳

札有聲揭盞以松脂木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當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燄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段燄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

說郭卷二十一上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二十一

元 陶宗儀 撰

羅湖野錄

釋曉瑩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
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為不多或
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于斷碑殘碣蠹簡陳
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墮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
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

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
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
漏不為無益爾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為方外友而咨決
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
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
底舉頭蒼蒼喜復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
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

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為高齋有詩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阿村趙
四郎又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
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
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漏泄家風了
無剩語豈容裴龐擅美于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
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賢于知幾遠禍駕言赤松子游
者遠矣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梅公珣之女幼聰慧樂于禪寂
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既于
言下領旨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園悟禪師往
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
閒淡似不能言者至于開廓正見雅為精峭後于姑蘇
西竺院薙髮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終道人生
于華胄不為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
提又變形服與鉄磨為伍至于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

志烈秋霜疇克爾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請公詮釋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于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往日嘗蒙苦口提

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景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卧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一小技豈虛也哉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碑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圈作圓相于後詣方丈呈佛眼禪

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鄰于山
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卧髮長不
剪衣弊不易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
至無所容忠直前抗論又迫暮持白水劍造其室而問
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死心擬對忠即揮劍死心
引頸而笑忠擲劍于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
忠住勝業疏畧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
容慧劍以相揮世以為實錄云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印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笋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

本據又曰頭戴烏巾着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閒出閒為
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准世系以黃龍是大
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為小南尊黃龍為老
南然羅漢以傳道為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載雖
所蘊未伸睟然未見當時而垂稱于後世雲居可為有
子矣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顓公館于州治咨以心法既
有證入而別後答顓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

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彌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
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
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彌百千其數何益于事不
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
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
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
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彌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
請益更鮮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

方便著力撻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
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
學道難况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尤為難
耳形以汗簡尊奉顒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
哉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游雲居同數友
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強之本
即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

孤峯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為之愕然尋謁懷禪師
于池陽景德既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
問曰泥犁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為甚麼
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
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
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滿天下其希
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

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為偈句開導
人既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
一省燒柴二免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
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繼知音者
鐵笛橫吹作散場即語緇素曰吾去矣遂于青龍江上
乘木盆張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沒持既聞其水化以偈
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

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捏
怪足忝桶裏著到波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
流去又流歸莫是蒼前戀筇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
人奈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為游戲非事虛言
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于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叢
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
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于豫章觀

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
骨貧利生深媿之餘珍鄺中大施門難啟乞與青山養
病身黃太史魯直憂居里閨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
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于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
蟠桃三十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却此事黃龍興化
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
江西法道盛于元祐間蓋彈壓叢林者眼高耳況遴選
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

有所激而云

南嶽芭蕉菴主泉禪師生于泉南祝髮于崇福院既出
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衡嶽佯狂垢汙
世莫能測以楮為帔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
帔不使毳針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忍觀蚕苦勞檀
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翫俗來翫
黑地平空山水現五嶽烟凝是翠縑四時浪白為銀線
佗人云甚模樣剛把漁牋作高尚雖多素質混然成免

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僧直是心無向迦葉
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
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于老南敬之以叔父至于放曠
自任簡脫無檢豈非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耶其製
楮為帔無乃矯于侈飾肆意成歌有以諷于浮競由是
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與之決
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聰

敏出于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寧五禪逆于
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遽對曰
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談禪公雖
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曰五老機緣共
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矛戰
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貫前者公陰喜之乃留兜
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
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

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寢屢起
夜將五鼓不覺趯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悅丈室
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甚麼處公擬議
悅曰都運且寢翌旦公有頌云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
一椀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
未幾悅遂歸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
奏請悅謚號遣使持文祭于塔祠夫蔚為儒宗而崇佛
道未有如公者然非敏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

當至于獄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
追榮天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歟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
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
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
道如何演于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
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
一時放下闕後嘗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

清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
倮倮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鈎錐千載清風付與誰鳴
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于白雲日董廨役辦衆
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未聞館以明窓寵以清職
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孌既從釋得法于
儼首座而為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
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為貪原上綠草嫩

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
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
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
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為詞意句圓美
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于
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為善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
端耳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于天寧有

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答云蘇噓蘇噓進云蘇噓蘇噓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噓蘇噓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噓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噓如何道林月菴乃應聲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為禪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稱月菴續後二句豈不孤慈觀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席目擊其事然月菴道

滿天下亦何藉此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燕坐瞌睡間羣蛙忽
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
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
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
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
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辭曰世奇淺陋
豈敢妄作模範况為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脫有差

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
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尤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
守見于佛眼之偈而浮躁銜露好為人師者聞竒之高
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迂禪師乃真如詰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甚
高晚年逸居為山真如菴有志于道者多往親炙之一
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
曰此處佛意如何迂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

故迂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迂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迂尚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閒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棄已旦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

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
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
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益
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
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妙
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
鬚子這回方是徹頭尋于徑山首衆逮散席訪友謙公
于建陽菴中謙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

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
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
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門拈出來自然抓着人痒
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
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于是相顧大笑其朋友
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于會心驟然可使
後世想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游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

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
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見異之及抵為山作插鋤
井頌曰盡道為山父子和插鋤尤自帶干戈至今一井
明如鏡時有無風市市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尋
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有律師妄踞黃
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書達洪
帥張公如瑩堅命震以從衆望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王
公震讓曰若王公為佛法故何謝之有况吾與之素昧

平生主事惡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為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游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即打趂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趂爐

灶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趑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為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遽下繩牀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二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顚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既歸分寧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為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說

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
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
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言在根作
歸根證據木刻鷄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故
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茯苓
逼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與眼上安
眉圖佗放匙把筋自由識箇啜羹喫飯底滋味不是鏤
明脊骨曷勝末後拳椎法門中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

遭遇昔人所以涉川游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干
載一時事當為衆竭力袒肩屈膝願唱誠于此會人天
挑屑拔釘咸歸命于晦堂和尚獅子廣座無畏吼聲時
至義同大衆虔仰噫今之疏帶俳優而為得體以字相
比麗而為見工豈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
為擘窠大書鑱于翠琰高照千古為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于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至寶峯一
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

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殊自不安即詣真淨求決所疑
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虫行
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自安身
法洪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
于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
游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
白貓兒無縫罅等閒拋出令人怕翻身逃擲百千般冷
地看他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

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
至三玄頌薦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
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于
後耶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蔗洲廣因蘭若坐
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于衆寮曰先德有云雜毒入
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為
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

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
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
纔五十五奇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
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
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禪徒
交往廬山叢林于斯為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
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譖于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巷

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鉢盂再領棲賢入院
有偈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
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舉益盛
以偈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愆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
箇中端的處椎胸貧子一文錢嗟夫言忤郡將而獲譴
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于舜也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
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

為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項聞四海停戈革金
門嬾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誰
拘得遂以是得名于叢林蓋放曠自如者藉以暢情樂
道而謳于水雲影裏真解脫游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師
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無應世為囑草堂清公送以偈
曰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
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

未幾院罹回祿黽勉于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
狐話曰舍血濕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
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
請不赴有欲迎齊為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
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
于學徒亦鮮假詞色真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于尺素尤為曲
括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

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
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卧
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
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
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謙
之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
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

門不幸耳

温州江心龍翔肱禪師天資嚴重能蹤跡其師高菴悟
公之為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
游雁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雨足雲收得暫閒謾將
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肱後
住筠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
流行坎止任之以緣復與高菴冥會此非偶然耳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菴與彌

光藏主為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妙喜
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
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即說偈證之
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夫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
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
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覷面提敢
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

為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趁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為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嚙津能省嚙津真有味會言龍肉不為珍又何知龍肉即猪肉細語微言盡入神惜彼

當年老居士大機會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靈源薦佛鑑於舒守孫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

短會麼即此樣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
大凡應世界為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
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
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
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
遠惡亦猶藥不在精粗愈病者為良耳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枯髀圖曰
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

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即和曰只此形骸即是其
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
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
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
曰毒龍猛虎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既無門退無
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
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

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
分更唱迭和與夫捉盃笑語為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
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山祖堂
自讚曰吾真難貌班班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又塔
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點一
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
差玄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

得禪了開口更不着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為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呈照覺總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詩能為料理否行即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

似人二公相顧嘆服吁登時照覺能奮金剛椎碎東坡
之巢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之門有韓昌黎耶雖烏
巨向曾程二公畧露鋒鏑豈能洗叢林噬臍之嘆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
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
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
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
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游嶽

兩三遭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游戲耳然品題形貌之
衰憊摸寫情思之好尚可謂曲盡其妙矣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
游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日出
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未竟而
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曰
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旃檀
表勤意顯為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携家屬致拜且

對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
伸敬焉蓋取其緼畧其所出可謂道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事
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曳履且
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
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智
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
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

時智住開福得其訃音即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
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侍
僧編次易入為出智見而大詬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
門大老矣視死心為猶子聞訃漢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
道故云然不然生譽死毀與市輩無異真可羞也

明州和菴主從南嶽辨禪師游叢林以為飽參及逸居
雪竇之前山栖雲菴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主者
嫉其勝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一常僧

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居杖錫山一曰自從南嶽來雪
竇二十餘年不下山獨處居菴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
殘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壞衣
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閒三曰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
蒙頭百慮澄年老嬾能頻對客攀蘿又上一峻嶒和之
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慈形茹亦何與於世然猶取
忌於時卒致徙居噫德名累人信矣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下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
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
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
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金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
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
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
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

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

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
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
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
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
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
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
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
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
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
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

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
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
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
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
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
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
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
一日得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
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
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
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
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

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
陵酒熱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
他童子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
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蘓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
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范二貢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
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濶畧衰
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
歎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
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
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

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
過人不知幽花歆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
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
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
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
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

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便服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

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
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
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
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
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
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
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
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

如此人情物態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
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
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
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
飛送客梁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
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攜雛卜居
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脊
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
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
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
憐玉雲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月中年易裏逢梅生便

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
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雲谿友議

范摅

李筌郎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間外春秋十卷既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
至在氣經年惛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
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為鄧州刺史常
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
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
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撻訪之乃得牧羊之婦一

子李君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
曰此胡雛必為國盜今殺之無難殺假恐生真矣則安
祿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識曰兩角女
子綠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
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
祿山果于正月死也後李遐問識曰樵市人將盡函關
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

顏魯公為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王惡

與處乃賦一詩其畧曰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
身遲荆釵任意插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
路客相逢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
離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為博學徧覽九經篇詠之
間風騷可撫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生之廩既虛
豈親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
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將妻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
堅贈布絹各二十足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

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弃其夫者

古名義士有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
雞西界館寔旋逝之人于路傍天下譽為君子之道也
書板為其記後廖君自西蜀取東川路至還靈合駟駟
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
設饌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掇熊鹿之珍及賓
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
相別悲啼又贈畫繪錦一駄其價直數百千驛將曰郎

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向埋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吊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為男子頗察古今偶然塋一同流不可當如此厚惠遂促轡而前駟將奔騎而送逾一駟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將亦不挈還各仇恨東西物乃弃于林野鄉老以義士申州州以表奏于中朝其時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收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振華夷乃唐之義士也其主驛

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于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徐元和己未歲落第西征過一公署聞呻吟之聲潛聽而未輟也乃於閤室之內見貧病兒郎問其患疾與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眊眊叩頭久而後語唯以殘骸兒相托餘皆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餓不能起余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殮之所恨不知其姓字尋為金門舍人臨岐悽斷後為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塲半面為君伸一慟不

知何處是家鄉

題紅怨唐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顏皆衰悴不
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思寄
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
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有五使之號焉或和云愁見
啼鶯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
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臨入御溝見一紅葉
命僕拏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于巾箱或示于同志及

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司官吏獨不許貢舉人
後渥仕范陽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
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覩其書無不訝焉詩曰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蜀僧喻號雲谿子者遁西遐峯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
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朗公或遇高才
上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道啟此滅彼住無營絕色
或有愚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則吟以王士禪志詩生於

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為名其言志詩雖鄙其理真
歸所謂歸真悟道徇俗乖真也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
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
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
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
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已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
又曰多置庄田廣收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

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置造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
已死哭聲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
家兒中心未平實貧齋行莫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
餽愛若波羅蜜飽日不知慙有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
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
目彼之大大身所損止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
百頃兄弟猶參商即是成憂惱珠經虛滿堂滿堂何所
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慙思量買得貧家地

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
曷謀未入手抵桓願饑荒結得百家怨
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屎尿袋強將胭脂
搽凡人無識見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
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時不供作榮華死後
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西分你錢財
各頭散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
裏難欺慢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
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家有梵
志文生死未入獄不論事有益且得耳根
熱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

讀空手捻蘆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生被嗔
喫他他喫汝輪環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
財端坐念真想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肉小皮裹小肉
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用分田宅却無橫煎蹙但
存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懷先慮家有
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
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
說仁義却不知賢愚深房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梵

行路未知身死時



說郭卷二十一 下